

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

丁 山 遺 著



歷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輯
科學出版社出版



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

丁 山 遺 著



歷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輯
科學出版社出版

1956年9月

內 容 提 要

「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」和「殷商氏族方國志」兩書是丁山先生的遺著。前一書寫於1947年，1948年修訂；後一書與前一書為姊妹篇。兩書都是根據甲骨文以研究殷商氏族制度，企圖通過這一研究，來「確定殷商社會還是停留在氏族階段的問題」的。著者從殷墟甲骨的非貞卜文字中，「確定各辭所共見之字的字誼，發現了大量氏族的徽號」，認為可以「給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階段以基本的確定」。因此，即以這些資料寫成了「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」。為了追尋殷商「氏族的淵源及其地望」，於是又寫了「殷商氏族方國志」，以為前書之補充。惟此稿未全部完成。前書共十六節，後書計列方國四十三，兩書廣泛涉及殷商氏族問題的各方面，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視的見解，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者的一部參考書。



甲 骨 文 所 見 氏 族 及 其 制 度

著 者 丁 山
出版者 科 學 出 版 社
北京朝陽門大街117號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
印刷者 上海中科藝文聯合印刷廠
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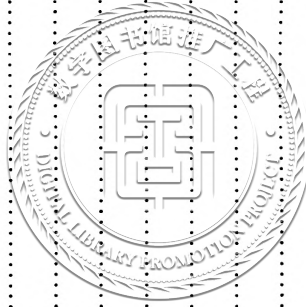
1956年9月第一版 書號：0525 印張：10 5/8
1956年9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：787×1092 1/16
(滬) 0001—1,905 字數：157,000

定價：(9) 報紙本 1.20 元

目錄

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	一——五七
一 論示卽氏字	三
二 論又卽夕字別體	四
三 論某氏若干夕	七
四 論乞自某與自某乞	九
五 論某入	一一
六 論某來	一三
七 論某勺	一四
八 氏族的粗計	一六
九 卜辭所見諸婦的氏族	二八
○ 卜辭所見諸氏	三〇
一 釋族	三三
二 氏族組織的概觀	三四
三 論藉田與僕章土田	三七
四 胙土命氏爲邑	四一
五 說多田亞任	四四

目錄



一

一六 餘論 五三

殷商氏族方國志 五九

王氏 殷 五九

亞又 左〔小臣〕中氏 六一

〔小臣〕茲 附論曼與小曼 爻 爻敢 六七

豈 七二

〔小臣〕从氏 七三

子央氏 七四

〔子〕漁氏 七六

斐氏 邠伯 七七

亞罕 罕氏 亞饒 緝 八〇

鄭氏 眉 微子國 八七

亞豪 九〇

子妖 邠 登 己 九三

我氏 羣 卬氏〔戎州氏〕 九卽 〇三

曾 卬 隨 〇五

賁氏 雱氏 卬氏 〇八

與 一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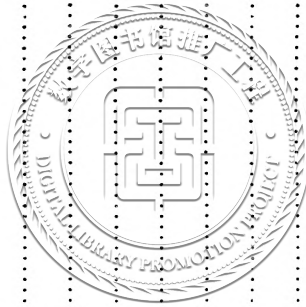
竝氏 一四



大侯	亞大	一一五
邑氏	一一七
宁氏	一一九
豈	一二一
雀侯(亞雀)	一二三
雁	一二五
亞戕	婆姚	一二六
侯卬	一二七
册	一二九
堯	一三〇
饗	一三一
义	一三一
顯王附論王子稱王	姊妹氏	亞牧
卒	一三三
齊(基)	一三六
訊	汎	汎
章給	鄒	令支
曼(曼)	一三九
古氏亞古	亘	一四四
鳳方	一四八

目錄

三



570721

目 录

虎氏	· · · · · ·	一四九
象	· · · · · ·	一五一
畝	· · · · · ·	一五二
奇(薛、擊)	· · · · · ·	一五三
祝(鑄、囂)	· · · · · ·	一五六
吹	· · · · · ·	一五八
楫	· · · · · ·	· · · · · ·



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





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

丁山



殷虛出土的獸骨、龜甲都刻有貞卜的紀事。但在牛胛骨的表面（以下省稱爲骨面），或犄頭的白部（以下省稱爲骨白）；在龜甲之背的表面（以下省稱爲背甲），和腹甲的右尾（以下省稱爲甲尾），兩龜（俗名「甲橋」，于古無徵。按說文「龜，龜甲邊也。」白虎通引三正記作「天子巨冉尺有二寸。」冉謂兩邊相距；故今正名爲「甲冉」，不從俗名）。往往發現非貞卜的刻辭。這類刻辭，孫詒讓 王國維 諸大師的考釋，都不曾注意及之。至董作賓 參驗實物，辨章體例，始陸續的發明，寫成殷代龜卜之推測及帚矛說（見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及第四期），提出卜辭例外刻辭的問題來。不久，唐蘭 先生補充董氏 例證，有關於尾右甲刻辭之作（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五卷三期），郭沫若 先生也有骨白刻辭之一考察。予 董氏 帚矛說極重要的修訂（見古代銘刻彙考續編）。後來，胡厚宣 先生摭拾諸家的論文，敷敘爲武丁時代五種記事刻辭考（見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），取材更加充實，議論更加推廣了。可是甲尾刻辭不屬武丁 時代，董氏 尋卽加以指正（見殷虛文字乙編序）。那末，武丁 時代非貞卜的甲骨刻辭，實有骨面、骨白、甲冉、背甲四種。這四種刻辭，文詞極簡，而且字亦未易盡識，因此，見仁見智，諸家的考釋互有異同，胡氏 綜合成說，用力雖勤，在疏通證明方面，也不見若何的進步。

我所見甲骨原片很少，所見甲骨文的著作也有限。對於這類貞卜例外的刻辭，本不敢強作解人。抗戰勝利之後，劫火之餘的圖書得稍集中手邊；中秘所藏的殷虛文字甲編、乙編，又幸陸續的刊佈了。取校胡氏 論文所引各辭，既嫌其貧

多而或複見，而新辭奇字有意無意之間被其脫漏者亦復不少，因此而有理董這類貞卜例外刻辭的微願。反復比勘，乃知骨臼、骨面之類，與甲冉、背甲的刻辭，形式雖極相似，內容則不盡一致，這還由于考釋上見解的差異；如其確定各辭所共見之字的字誼，立刻發現了大量氏族的徽號，這就給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階段以基本的確定了。爲了確定殷商社會還是停留在氏族階段的問題，才加強我寫這篇文章的決心。

何從而知骨類刻辭與甲類刻辭內容不盡一致呢？在此，試先做個簡單的比較表以爲立論的起點：

甲	龜	背甲	骨面	骨	臼
中氏。 <small>燕大 598.</small>			中氏。背。 <small>渝 4, 37, 3.</small>	氏中。 <small>粹 879.</small>	
我來十。設。 <small>乙 2306.</small>		我萬五十。 <small>乙 4948.</small>			
來自央。 <small>善齋藏片</small>		央入五。 <small>乙 2597.</small>			
自醫五十。 <small>續 5, 25, 11.</small>			自醫。 <small>佚 531.</small>		
己未。妻……。 <small>林 1, 22, 8.</small>			自醫乞。 <small>微 雜 132.</small>	丙戌。帚妻氏□夕。自醫乞。 <small>明 2341.</small>	
帚楚來。 <small>乙 3086.</small>				辛卯。帚楚……。 <small>明 2364.</small>	
奠來廿。在粵。 <small>乙 2245.</small>				奠氏十夕出一。永。 <small>史館藏片</small>	
駒勺自□。 <small>林 2, 4, 10.</small>				□酉駒氏□夕。小夔。 <small>明 726.</small>	
庚戌。乞自帚井三□。 <small>甲 2969.</small>				甲午。帚井氏三夕。岳。 <small>甲 3341.</small>	
妻入二。在高。 <small>乙 1906.</small>				妻氏十甲□。 <small>林 1, 2, 7.</small>	
				妻氏四夕。亘。 <small>粹 1499.</small>	

互勘表中各辭，顯見骨面刻辭有時同于甲冉，甲冉刻辭有時同于骨白；而以骨白刻辭為較詳備。因此，我們要研究四種刻辭的內容，自必以骨白為中心。骨白刻辭的辭句，郭氏已考察出不同之例有五：

- (1) 甲子，帚姆丁三。小爻。中。後，下，27、10。
- (2) 丁卯，妻丁二。自由乞。小爻。續，5、16、3。
- (3) 帚查丁七。出。旁。後，下，33、10。
- (4) 妻丁四。出一。出。琳，2、30、12。
- (5) 己酉，品人丁十。免。續，5、25、7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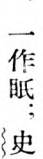
就中，干支、專名、數字之外，有幾個名辭共見的怪字。如，帚字，董氏初釋為歸，郭氏改釋為婦；帚讀為婦，今成定論，無待辭費。如丁字，自來釋示，無異辭，按諸本文，則均未能通。𠄎字，董氏釋矛，郭氏釋勺，讀為包；唐氏釋豕（見天壤閣所藏甲骨文考釋），于省吾氏釋屯（見殷契駢枝），胡氏釋匹，多數就獸骨立論，于字形演變之跡，各辭記事之意，都嫌未能盡協。愚妄之見，以為丁殆氏字，𠄎殆夕字別體，不嫌穿鑿，分論如次：


一 論示卽氏字

示壬示癸的示字，見于卜辭者，約有下列幾種寫法：

示前，1, 1, 2. 示後，上，1, 7. 示前，1, 1, 3. 示後，上，1, 9. 示前，1, 1, 4.

余謂丁卽示字別體，在卜辭本身卽多堅強的證據。示字本誼，說文云：「天垂象見吉凶，所以示人也。三垂，日月星也。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，示，神事也。」按从示之字，誠然多與神事有關；但在卜辭裏，有的示字固从三垂，有的僅从一垂，可見垂象之說，決非造字時本誼。我們知道宗教進化的程序，多數是由自然神進步到圖騰的崇拜，然後纔進步到象徵的上帝崇拜。在氏族社會，以圖騰為宗神，每個家族的閭里之口都立有圖騰柱（Totem pole）以保護他們的氏族。

所謂圖騰柱，大抵雕刻為鳥獸怪物形。清史稿禮志四說：「清初，起自遼瀋，有設杆祭天禮。杆木以松，長三丈，圍徑五寸。若帝親祭，司俎掛淨紙杉柱上，諸王護衛，依次挂之。」設杆祭天，無疑的即是圖騰祭的遺跡。根據圖騰祭的遺跡來說明示字的本誼，示所從二或一，是上帝的象徵；其所从一，正象祭天杆；杆旁之八，蓋象所挂的彩帛；示字本誼，就是設杆祭天的象徵。但，由示聲孳乳的視字，其古文作，一作；史記晉世家有人名「示昧明」，左傳作「提彌明」；易坎，「視既平」，今本作「祇既平」；大體說：示、是、氏三個字在古代是音同字通的。再從卜辭看：

婚。後、卜、21, 6.

壬申卜，罔肩正。滿、7, 39, 2.

這兩個氏字的寫法，與白辭所習見的丁字，形體正復相似；因此，我認為丁雖是示字的簡筆，也正是氏字的初形，其分化之跡，約為：



即從字形看，也可證明示氏本來即是一個字。隱公八年左傳說：

「天子建德，因生以賜姓；胙之土而命之氏；諸侯以字為諡，因為族。」

論氏族的初誼，正是佔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，語所謂「食土之君」。食土之君，祭其氏族的宗神，在定公四年左傳謂之「帥其宗氏」。嚴格的說：同一圖騰，即同一宗氏，氏族社會的組織，即以圖騰祭的神示為中心；所以白辭所見的丁字，應讀為氏族的氏，不作神示解。

二 論 卩 夕 字 別 體

骨白所見的字，我認定是夕字的或體，我的論證也是從卜辭本身搜討出來的，請看：

己卯卜，王□來。𠄎伐齒。𠄎，4，4。

戊子卜，雀于。𠄎出。𠄎，3，3+1，1。○微、人名、土。




……卜，翌貞，今。𠄎田。六月。𠄎，1，3+3。

□午卜，于。𠄎乎。𠄎入。𠄎，4，4。


貞，𠄎十見，其菑。𠄎雨。𠄎，7+7，3。


□子貞，……。𠄎……來子。後，2，13，7。


癸亥卜，自。困。佚，791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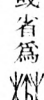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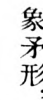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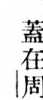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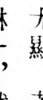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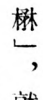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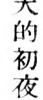

所謂「今」「來」，不就是他辭所習見的「今夕」「來夕」嗎？「自才」不歷，不就是他辭所習稱的「今夕自不歷」嗎？以彼例此，我知道「于夕出」，決不能釋為「于子出」，或「于匹出」；「貞夕見」，也決不能釋為「貞豕見」，或「貞屯見」了。再由從諸字看：



今，王勿黍。續，1，53，3。

今，凡受甲又。續，7，28，4。

貞，今吉方……。鐵，7，3。

于，酒，王受又。鐵，22，2。

字在周代金文或省為，小臣譚字所从，或者為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中之象形，形之誤。蓋在周初即已如此。實則象月出林中，即是暮字別體；而象日沒林下月出林表，暮夜之情尤顯。若字，則象殘月西沈曉日東昇，其為明曉之誼，更望而可識。卜辭所謂「于明」，就是說「在天亮時」；「今」，就是說「今天的初夜」。以下辭本文和從夕各字看，我認為白辭所見、、諸字，決是朝夕的夕字。

郭氏所舉第四例云：「妻氏四夕出一」。字正是董氏所謂「真人的簽名」，不屬「四夕出一」句讀。卜辭數



見「卜，貞貞」，「貞」爲真人。固多直接的證明了。真人簽名之上，「四夕出一」句下，依白辭慣例說，當是脫落（字）。（字，由下面兩條白辭看：

祭酉，商氏一（），永。佚存、306。

戊申，邑氏一（），葡。凍方、1610。

也該卽「字或體」，周秦時代所通用的夕字正從此出。「四夕出一夕」，辭殊費解。且，在白辭中還有一條變例，云：

戊寅，婦汝氏二（）變。佚存、379。

「二（）」當是「二夕出一夕」的省文。「之與（）」究竟有何區別？可能是與「其牢又一牛」燕大、300。「富三

牢，葡一牛」佚存、364。語法相似，在時限上有早晚的差異。「蓋爲自今日日沒至于明天日出的一個整夜」（則爲

自日沒至于子夜，或自子夜至于天明，說起來就是「半夜」；但自宗周以後則總謂之夕了。

三 論某氏若干夕

丁既肯定爲氏字，「」也肯定爲夕了，那末，郭氏所舉白辭的五例，現在可以重釋如下：

(1) 甲子，婦姆氏三夕。小寢。中。

(2) 丁卯，妻氏二夕。自古乞。小寢。

(3) 婦杞氏七夕出一夕。宀。

(4) 妻氏四夕出一夕。尚人。

(5) 己酉，尚人氏十夕。免。

所謂婦姆氏，婦杞氏，妻氏，尚人氏，都是武丁的后妃。其得氏之由，待在殷商氏族志書中再作文字的疏通和地理的考證。現在先來解釋夕的制度。